

晉

書

料

注

晉書輯注卷六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與 與子演 周家 祿校勘記曰總日子羣上無琨字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文選 答盧

謚詩注引王隱 晉書作靜王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

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世說言語篇注引王 隱晉書作璠元和姓

纂五曰劉蕃晉宛陵令生太尉越石案林 氏作宛陵令與光祿大夫迥異恐不足據琨少得儁朗

之目書鈔六十八王隱晉書曰少 儁朗乃是故尚書郭奕外甥與范陽祖納俱以雄

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

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

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

人事無不傾心

周家祿校勘
記曰士誤事

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

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

友

世說仇隱篇注鄧粲晉紀曰琨與兄璆俱知名遊權貴之門當時以爲豪傑

太尉高密王

泰辟爲掾

案書鈔六十八王隱晉書曰年二十七爲太子掾與本書異文選答盧諶詩注王隱晉書

曰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恐有誤文

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

文選答盧諶詩注王

隱晉書曰尋爲博士未之職

尙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

從事中郎倫子琇卽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

所委任及纂薨爲皇太子琨爲薨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尙書左丞

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右丞

轉司徒左長史

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惠

帝紀范陽王廙逐冀州刺史李義今以溫羨及廙領冀及現傳證之廙所代者實溫羨非李義也

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廙濟河

共破東平王楸於廩上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呂

超降呂朗

周家祿校勘記曰據惠帝紀及本傳盧譔崔悅表文呂超乃石超之誤

因統諸

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

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以有

勳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世說言語

篇注王隱晉書曰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讀史舉正曰案下表當在光熙元年十月勞格校勘記日本紀永

嘉四年十月平北將軍劉琨爲平北大將軍本傳失載

領匈奴中郎將現在路上

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

得發道嶮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眾冒險而進頓伏

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
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
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
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
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
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旣
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
北捍殊俗西禦疆虜

周家祿校勘
記曰疆誤疆

是勁弓良馬勇士精

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尙書請此州穀

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絲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
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
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
珉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
存者飢羸無復人色

書鈔一百五十六引王隱晉書曰劉琨作與丞相書云不得進軍

者實因無食編草盛糧不盈十日夏則桑榆樞冬則登
豆視之哀歎使人氣絕御覽三十五引王書劉琨與丞
相牋云夏則桑樞冬則登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盡
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

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

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府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築今案

城高四丈周迴二十七里城中又有建市獄寇盜互來
三城其一日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

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楮以耕屬鞭而耨琨撫

循勞徠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世說尤梅篇曰劉琨善能招處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注鄧粲晉紀曰琨爲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然素奢豪嗜聲色不撫其民遂至散軍失士無成功也

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

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
爲代郡公與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
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
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
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
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
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
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
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
力攻粲大敗之

文選答盧諶詩注王隱晉書曰劉聰圍
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求救

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現現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爲泥所害案喬與嶠未知孰誤勞格校勘記曰案本紀襲醇降賊本紀作事在永嘉三年七月又通鑑考異引現上太子賤云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卽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十六國春秋死者十五六亦云現收兵常山傳云現出禦烏丸亦誤現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現牛羊車馬而去通鑑晉紀考異曰現與丞相賤曰現傾身竭傳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聰宜時勒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歸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折抑挫臣銳氣臣卽解甲遣盧眾歸國案遣盧歸國留乃現之飾詞蓋猗盧自行引去僅留其將箕澹等也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箕澹劉聰石勒載記魏書衛操傳均作姬澹敦煌石室本晉紀亦現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作姬

移居陽邑城

勞格校勘記曰陽邑當作陽曲案懷帝紀卽作陽曲

以招集亡散愍

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
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
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
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
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
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
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
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
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

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
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
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
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
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
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
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
既殲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
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
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厯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

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魏允敗劉曜斬趙冉

魏允傳劉聰載記均作趙染

琨又

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馬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
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
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晉書校文三日
允未爲冠軍將
軍以愍帝紀及允傳攷之乃領軍之譌也至索緄於愍
帝時由平東將軍爲征東大將軍轉驃騎將軍亦未曾
爲護軍將軍總齊六軍勦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

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峭函無虞劉之警汧隴有安
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
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
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錫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
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

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
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
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
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
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
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
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誅
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
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旣
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

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

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

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

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

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

晉書校文三曰猗盧爲子六脩所弑

不得云病死根魏書作普根此奪一字

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

北史魏本

紀遵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

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

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

勞格校勘記曰本紀作韓據

請救於琨

而琨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

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
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
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
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
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霍旱琨窮蹙不能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

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從飛狐入薊

文選答魏子梯詩注
晉中興書曰石勒攻

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安次也續漢志注地道記曰
自上曲陽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號飛狐口
水經瀑水注曰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魏土地記曰
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注云卽廣野君所謂杜飛狐
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卽實非也如淳言
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卽

于此道也十六國疆域匹碑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
志曰上曲陽有飛狐口

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

曰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琨乃令長史溫嶠
皇受命中興愜慨幽朔志存本朝

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文選勸進

表注干寶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語在元紀令報

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

王位以荅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

極此孤之至一作志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

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

迴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

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

推琨爲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類聚三十三引

劉琨與段匹磾盟文文繁不錄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文選放歌行注王隱

晉書曰段匹磾計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

水經巨馬水注曰枯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

次縣故城西注云晉司空匹磾從弟末波寰宇記五十

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在清河縣東北五十里隋圖經云末桎城卽十六國時

段疾六眷之從弟末桎自稱遼西公與石勒相持因築

此城號曰末桎城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段匹納勒厚

琨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
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
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

波率眾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讀史方輿紀要十一曰征北小城在築晉置征北將軍嘗治此因名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元本有而字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

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
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
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
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
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輪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
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
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
別駕盧謐

文選答盧謐詩注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卽謐之從母也

曰握中有懸璧

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
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

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
離中夜撫枕歎想與數
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
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我與

類聚三十一引
時哉作時光

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

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

元在車

蓋駭駟推雙輶何意百鍊剛

化爲繞指柔
琨詩託意非常
據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
門白登之事
用以激譏
譏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
琨心重以詩贈之
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
言矣

文選贈劉琨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眾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

然琨既忠於晉室

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碑所署代郡太守辟

閻嵩

通鑑晉紀考異曰姓譜衛文公支孫居楚王營辟閻里因爲辟閻氏

與琨所署鴈門

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

御覽三百三十六引王隱晉書作王處

密作

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

御覽三百三十六引王隱

晉書作匹磾兒強取處女爲妾案王書作王處女與本傳作韓據女異

聞其謀而告之匹磾

於是執王據辟閻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

磾殺琨匹磾又懼眾反己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

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

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

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

案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云琨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

本傳上文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匹磾縊琨事在元帝大興元年五月如王書之說時年應爲四十六非四十

入子姪四人俱被害

案下文盧謐崔悅表云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敦煌石室本晉紀

云害琨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二人是弟兄子姪被害者共六人此作四人乃史臣之誤朝廷以匹

礪尙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

盧謐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

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

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

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勦力皇家義誠彌

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

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

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

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

幾

敦煌石室本晉紀此句下有手下單寡所據空虛外則疆胡內接眾寇四語

當易危之勢

處難濟之士鳩集傷痍

敦煌石室本晉紀土作中痍作夷

撫和戎狄數

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

敦煌石室本晉紀會下有遭字羣逆縱

逸邊萌頓仆

本或作頓朴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曰頓與鈍同用漢書翟方進傳遲頓不及事是也

然則朴字可不改

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

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

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

敦煌石室本晉紀養徒作養眾抗辭厲聲下有鞠誓

百姓四字周家祿校勘記曰上以爲州人以爲下以爲現以爲也抗辭厲聲上脫琨字

遂乃跋履

山川東西征討

敦煌石室本晉紀討以喪氣之寡眾當天下之嚴敵雖不

能推殄_之惡_之勒_之勒_之且得據其心腹

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

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

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

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

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

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

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

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遜

敦煌石室本晉紀曰將軍姬澹以爲此雖晉人

久在荒褻不識禮難以法御今內牧鮮卑之餘孽外抄殘胡之牛羊遇民冒此不可使用琨以爲王室難危二賊逋討今有此眾而不星奔寇場豈是臣子殉國之節乃令澹帥眾討勒以致撓敗軍威外挫民食內乏公私

流離至於遷土失據此又琨急病讓讓之夷之驗也琨
初望匹碑征討開示利害至於言論之日精貫神明以
建武元年始乃興舉至于故安碑便迴還琨誨踰論之
聖鑒之切切不能復割顧謂臣等曰誘勸碑等始合
此舉不圖於此而復不果自欲將其左右任誕之據常
山若晉人歸順事或有成如其不然必以身死之而碑
慮彰己之罪復固逼琨不得令南琨自以綱維不舉無
緣空虛荷大任是以陛下登祚便弘引引愍告遜案晉
紀所載此表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
較本傳爲詳

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碑使榮邵期一時俱發
又匹碑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

外敦煌石室本晉紀作懼琨奪己威重自故安還忌惡漸彰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

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

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碑縱凶慝敦煌石室本晉紀縱上有或字則妻

息可免具令臣潛密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衛會

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

敦煌石室本晉紀王成上

有民字說作辭

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碑聞此私懷顧望留停

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潛獨南言其此

事遂不許引路

敦煌石室本晉紀曰碑聞此問停留臣劾上敕才而厚待前兼鴻臚邊邈欲使

獲西宣其兩端懼潛南駭已共相稽閣不得弘引案獲卽貌之別體貌爲邈之假字

丹誠赤心

卒不上達匹碑兄脊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

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

是以卷甲彘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

以取其國匹碑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碑

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
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
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
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
息敦煌石室本晉紀作琨子羣爲波所獲百姓憑向同
於琨磾遂猜忌害琨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二人
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
恩敦煌石室本晉紀受作蒙不能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
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
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敦煌石室本晉紀動
於左右下有聽其言
莫能仰匹磾旣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
視一語

軌現免述歸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跼蹐亂亡

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

敦煌石室本晉紀夾肩誤作挾

肩而有作

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

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碑之害現稱陛下密詔現信有

罪陛下加誅

敦煌石室本晉紀作竊承聖朝進現位太尉校之見事既已不然且現有罪陛下加

誅

自當肆諸市朝與眾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

臣

敦煌石室本晉紀作何緣行隱切卿切之命戮台輔之臣

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

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

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碑無所顧忌怙亂

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

可忍也

敦煌石室本晉紀作傳曰是而可忍

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

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

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

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

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

琨而已

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自河以北可以抗行二寇者唯琨而已

琨受害之後羣

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

所以長歎者也

敦煌石室本晉紀此句下有碑今略無復部眾逃死寄命依憑邵續既往之罪

固已炳然將來無益

亦有可知三十一字伏惟陛下觀聖之隆中興之緒方

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

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

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

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

負荷播越遐荒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與琨周旋接事終

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

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敦煌石

紀曰溫嶠上書訟劉琨枉曰故太尉臣琨為段碑所害

波末波大敗琨軍群為所獲琨懼民情歸琨又恐琨息

在波中不與己同由此致變琨昔受荒州遺民餘戶不

盈三萬而左右強寇日尋干戈內撫傷夷外和猗盧雖

不能賊截鯨鯢然十二年間數摧二虜以年荒飢饉戰

又敗績進無堅錚可更造賊場退無糧儲可以固守城

池軍士離散苟求食息劉琨之石勒帶其三面計窮

慮屈託身殊類原其情則破家殉節言其力則裸身投人宜尋見事自不容反也且現以中間隔塞下山之日遣臣受成規奉大勸及天朝之建又上章節欲歸身本朝臣觀現以國亡破家意在忠勳雪大恥以義感則有不可奪之志與人交居厚而不居其薄然現少遊衙門出入埃塵雖有風亮之氣適以致美邁之嫌又據方州統戎馬慨慨於欲立功立事世人以刑疑之臣昔未與周遊意亦不異眾論臣竊以事君之道在於實不可不明是以言之耳方伯之臣受害夷狄刑名不分無以示遠然前匹礪尙彊或宜隱忍以濟時難若無事宜當直法正刑礪戮辱台司專擅威刑竟無功力可以滅責然現受戮宜見申論現位列鼎臣受方牧之任不能固其棟梁死授守境孤負國恩身名俱沒誠自招之然非王誅所加而受豺狼之害陛下若發明詔愍現所志遣一介之使致賙祭之禮足令義士懷恩而致命沒者無恨於黃泉臣雖與現姻親情相痛念誠不存私以害公論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

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

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至四年秋乃下幽州使遣弔祭案盧諶崔

悅上表在二年至四年始加弔祭足補本傳所未備

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

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

所害現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眾奉羣依末波溫嶠前
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
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
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
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
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

石季龍載記上曰遼左
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

崔悅等封其府
庫遣使請降

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

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

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

石崇傳
作樸

滎陽

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與字慶孫

世說仇隙篇作劉璵注引鄧粲晉紀亦作璵晉書校文三日以弟名現例之疑本作璵然

今晉書無作璵者

璵朗有才局

世說雅量篇注晉陽秋曰有豪俠才算善交結

與璵並

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

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

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萐萐與秀不協復以

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

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顒

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

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眾輿兄弟

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

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荀晞爲兗州斷
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
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
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明

惠帝紀作建武

陽平太守刁默率

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
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
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旣鎮鄴以輿爲征虜
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
近則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
牛馬器械水陸之形

世說賞譽篇上注引晉陽秋作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

處所人穀多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

少牛馬器械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應機辯畫

世說賞譽篇上注晉陽秋日與便屈

指等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

越傾膝一作

酬接卽以爲左長史

越既總錄以與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

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權暢莫不悅

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

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邈清才

世說賞譽篇上注八王故

事曰劉與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與長才滔大才邈清才又雅量篇注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頴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

才而以罕
重稱也

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與謀也延愛妾荆氏有
音伎延尙未殮與便娉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
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
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
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
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尙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
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
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
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

斬王桑走趙固得眾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
文選答盧謚詩注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通鑑晉紀考異曰劉琨集與丞相賤曰今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南演今治在廩丘而李述郗鑒並欲爭兗州或云爲苟公所用或云爲明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元帝拜爲都督戈此以大潰也輒敕演謹自守而已
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鶩鶩騎
救之季龍走隨鶩屯厭次被害文選答盧謚詩注引王隱晉書作治廩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爲所虜也御覽六百四十六晉中興書曰劉演歸作於厭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虜執寅以饒弟屑爲琨引元作須兵路逢烏桓賊戰沒屑弟挹初
爲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啟啟弟述與琨
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啟爲季龍尙書僕射

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啟戰沒述爲季龍侍中隨啟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案地理志范陽有遵縣遵爲道之誤世說德行篇注王

注引王隱晉書云納范陽道人足訂本傳之謬世吏二千石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曰九世孝

廉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

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曰納諸母三兄最怡行操

能清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御覽四百七十六晉紀年十

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尙

世說賞譽篇下曰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注引虞預晉書好俠作好施又任誕篇注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

小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

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

逖有贊世才具御覽五百十六王隱晉書曰祖逖與弟

弟衛弟收並臺郎州都有勢於洛更共扶讚兩甥故並陞清途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

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

為司州主簿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逖與司空情

好綢繆共被同寢世說賞譽篇下注引中夜聞荒雞鳴

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

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

下當相避于中原耳辟齊王固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
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
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
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
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書鈔六十九晉中興
書范陽祖錄曰祖逖爲東海王越典兵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濟陰太守晉陽秋作汝南太守母喪
參軍智出人表世說賞譽篇下注引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世說
賞譽篇下注引晉陽秋作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水
經淮水注曰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
注云山卽晉車騎將軍祖逖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
自陳留將家避難所居也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

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

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

志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晉陽秋作逖賓客義徒皆暴桀

勇士世說任誕篇注引晉陽秋暴桀作桀黠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

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

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

自若也世說任誕篇注引晉陽秋作逖輒擁護時帝方拓

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

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今

天下既被殘酷遺黎思本人有奮擊之心但悉無所憑倚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

逖等爲之統主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若使

命姓請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御覽四百六十二引中興

書士作民案此避唐諱而改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

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掃麗中原清復寰字此千載之一時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

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寰字記一曰雍邱故城春秋時杞

祖逖爲豫州刺史理于此勞格校勘記曰元紀建武元

年六月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是嘗由奮威進號平西由

平西轉平北傳皆失載案寰字記作鎮西當據其後官

名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奮威將軍上有前鋒都督四字

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

擊楫而誓曰

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圖志曰揚州州城正直其上大江西北自六合縣界疏

入晉祖逖擊楫中流自誓之所南對丹祖逖不能清中徙之京口舊開四十餘里今開十八里

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譖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眾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

御覽三百

十五王隱晉書曰祖逖軍大饑進據食犬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拔戟大呼向逖逖軍入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逖疑非多人但催左右拒之會督護董贍入共討賊賊散故道出讀史方輿紀要五十日太邱城在永城縣西北三十里春秋襄元年鄭子然侵宋取太邱杜預疑其遠按是時楚方侵宋呂留鄭服楚蓋為楚取也呂留今見江南徐州漢為敬邱縣屬沛郡東漢日太邱仍屬沛國陳寔為太邱長卽此晉縣廢城存今有太邱集案犬丘當為太丘

之譌董昭董贍必有一誤

逖率眾追討而張平餘眾

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七日蓬陂卽蓬澤晉永嘉末有蓬陂塢亦為蓬關自號孟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

川川遣將李頭率眾援之逖遂剋譙城

十六國疆域志日故譙城寰宇

記在下邑縣城北三十一里祖逖進據太丘城遂克譙城而居之卽謂此也

初樊雅之據譙

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

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眾圍譙舍又遣
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
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
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
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
敦煌石室本晉紀作馮龍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
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
水盡獲所掠者水經穀水注曰穀水一名谷水汴水又東谷水入焉元和郡縣圖志七曰始基
故城在甯陵縣南九十里晉豫州刺史祖逖督護衛策
所築初乞活魁遣陳川據陳留後儀遣將魏碩於穀水
南營逖遣策等追戰大破之因卽立戍留守策曰從祖
公北伐數年功始基於此因以爲名又曰仇留故城在

甯陵縣南六十五里初陳川自始基敗後遣將仇留故
鄆以逼豫州祖逖遣衛策進戍谷北高丘以禦仇留故
呼爲仇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眾附石勒逖
留城

率眾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

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

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東晉疆域志曰譙縣有東臺西臺羅振玉敦煌

石室晉紀跋曰元帝紀五月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

石季龍戰於浚儀王師敗績祖逖傳則云逖率眾伐川

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紀傳

所述卽是一事而勝敗相反考之此卷記平西將軍伐

陳川聞石虎等濟河將救之狄韞驪之入左伏肅先馳

狄設伏謝姊謝而殺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諸郡徙川襄

國留桃豹屯於川臺與祖逖傳正同知元帝紀言王師

敗績者誤也勞格校勘記云季龍大敗非實誤御覽二
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作留將桃豹守譙城案石勒
載記但言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

肅攻之亦不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
言逖敗績

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
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
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眾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
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
潛馮鐵等追擊於泚水盡獲之

元本多
秋字

豹宵遁退據東燕

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

通鑑

地理通釋十三日雍丘晉屬陳留今屬開封府郡數遣
縣志故城北臨汴河祖逖爲豫州刺史治於此

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
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逃復爲逃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

李距郭默等

周家祿校勘
記曰矩誤距

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遣使和

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

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

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

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

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己務施不

畜資產

御覽二百五十八
祖述別傳

子弟耕耘負擔樵

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醕百姓感悅

御覽二百五十八
祖述別傳曰喪亂

之餘白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
收斂者皆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觀太平
嘗置酒

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

御覽二百五十八引祖逖別傳免俘虜作免豺虎

三

辰既朗遇慈父立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御覽

二百五十八引祖逖別傳忘勞作清醪詠恩作報恩樂府詩集八十五詠恩作詠思其得人心如

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

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

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晉陽

秋作爲逖母墓置守吏勞格校勘記曰案石勒載記云逖遣參軍王倫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遣左常侍董樹報聘與此不合案士稚志清中於是公私豐贍原無緣與石勒通使疑當從本傳爲是

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

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
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
快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
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
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
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
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
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東晉疆域志曰汝陽沈志晉太
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此郡應是
江左分汝南立領新蔡內史周閔率眾築壘未成而逖
縣可考者一汝陽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

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厯陽陳訓又謂人曰史十七

權四十九日周訪傳有善相者陳訓今年西北大將當

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晉陽方平

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世說賞譽篇下注引

故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

百姓爲之立祠御覽三百三十六袁宏祖述碑曰逃爲

櫓既附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撫戈同泣非祖侯之爲吾

誰爲死并力齊赴卷甲宵起遂陷堅陣負戈而反元和

郡縣圖志七曰雍丘故城晉永嘉末鎮西將軍祖逖爲

豫州刺史理於此逃累破石勒軍由是黃河已南皆爲

晉土人皆感悅逃卒百姓立祠御覽四百三十七蔡謨

書曰祖士稚昔葬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據雍丘

約遣路永將數百人夜緣人雍丘城戰并册贈車騎將

開墓擔柩踰城出徑還壽春永之勇如此

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
逖弟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

書鈔六十六引晉中興書范陽祖錄作祖納字士元

最有操行能清言

文義可觀

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范陽祖錄曰有操行以門寒品爲能清言明理文義可觀拜東宮

舍人又引王隱晉書祖納傳作以清言名理文義可觀又六十九引王書又作能清談名理少爲隴西王參軍

案本傳不載爲東宮舍人及參軍從略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

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王敦未嘗爲平北將

軍傳誤也此事見世說德行篇但云王平北不著其名劉孝標注以爲王父也

王父也爲王平北將軍世說稱王敦必云王大將軍晉史好采世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

說豈此例尙未之知邪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尙書三公郎

累遷太子中庶子

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曰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案廷尉卿本傳失載

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

案仲遠自

序云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其子目一卷崔子真作
三十八姓氏一篇宋時已佚張樹輯爲一卷
政論五卷嚴可均鐵橋漫稿崔氏政論敘曰隋志法家正論
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崔實撰舊唐志政論五卷意林亦
作本論止是一書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祿郡安平
人好典籍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雜定
五經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指切時
要言辨而確范史論曰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
之徒不能過也其書成于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爲五原
太守及今遼東耕犁等語本傳繫於桓帝初除爲郎時
蓋就始舛稿言之其本北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
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略載有
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本傳
及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略依意林之制取各書引
見校補謬脫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不能成篇者附于
末治要專取精實其腴語美詞芟除淨盡然于當時積
敝亦臚列無遺治亂興亡古今一軌本傳引仲長統曰
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
之坐側誠哉是言也

蔡伯喈作勸學篇

隋志蔡邕勸
學一卷案後

漢書本傳云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史游作急就章漢藝文志四篇行於世未嘗分析卷數也日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隋志作急就章一卷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情遂以行之沈欽韓漢書疏證曰晁公武云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

貶與奪誠一時之僞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

在坐因曰尙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
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
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
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
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
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因
之御覽六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尙書梅陶問光祿大
夫祖納漢文帝故當爲英雄旣除肉刑而五六百歲
無能復者納答曰諸聖制肉刑而漢文擅除已來無勝
漢文帝者故不能復非聖人者無法何足爲英雄於是
陶不能對又七百六十三引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
王隱晉書誤祖納爲祖約

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

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

無以對

御覽四百六十六引語林作鍾語祖曰我汝穎

槌打爾利錐

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

亦有神槌鍾遂屈案裴氏以汝穎二語爲鍾雅之言故

君改爲我我改爲卒於家

卿與本傳大異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

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逃散穀周貧聞雞暗

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

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篋之禍

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

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
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
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
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
異類竟終幽圖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
災星告覺笠輟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蹶汾
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
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
恥奚雪

晉書

卷六十二